

課程：大小先知書

授課老師：吳獻章

專題報告：約珥書的著作日期

陸雅梅 A91012

日期：2005/ 1/ 9

## 導論：

約珥書在開始的幾節經文，沒有提到關於這位先知工作的日期資料。所以，讀者只能依據本書的內證，來推定，本書的寫作日期。約珥書成書的日期有不同的看法，從主前九世紀到七百年後的馬喀比時代都有支持，因此很難下定論約珥所處的是那一個世代。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寫作日期，這裡綜覽其看法。你認同的就被持另一個論點的學者所否認，要用這的讀法來讀本文。

### 一) 認同本書的寫作是在約阿施的年幼時期，理由如下：

1) 約珥書排列在十二先知書前半部。

2) 在希伯來正典，本書列於第二，僅在何西阿之後。在七十士譯本，則列為第四卷。因此估計本書約寫於主前 830 年。

3) 參考烏加列文獻，對照內容，認為本書特別是對付巴力假神，所以日期甚早，參閱經文為 1.8 及 2.9。<sup>1</sup>

4) 本書的文體，與被擄後先知（哈該書、撒迦利亞書及瑪拉基書）不同。

5) 內容方面，約珥著重耶和華的日子，與西番雅的信息同；與西番雅同一世紀（主前七世紀）有耶利米。約珥的語調與耶利米十分相似。有的認為約珥應比耶利米早，因為約珥傳和平的信息，是在極大的審判之前。耶利米看耶路撒冷必然敗亡，審判即將來到。所以這群學者多認為在主前七世紀末，或在耶利米職事之初（耶利米傳道直到第六世紀在猶大被擄之時）。<sup>2</sup>

6) 書中譴責惡待以色列的國家如：推羅、西頓、非利士、希臘人（或雅完人，從主前八世紀就在考古學的資料中有所記錄。<sup>3</sup>）、埃及、以東（珥3.4-6、19）；主前第八至第五世紀的強權——亞述、巴比倫、波斯——則隻字未提。

7) 約珥不提王的名字是很尋常的。被擄前的先知俄巴底亞、約拿、哈巴谷也不提任何王的名字。本書的歷史背景：在接近主前九世紀中葉之時，猶大地曾遭到蝗虫侵襲——這次的災害真是空前的。在約珥書的序言部份，未提及任何君王，但先知向祭司和伺候祭壇的人發出的呼籲（珥1.13），顯示出約珥在猶大執行他先知的職份，極可能是在幼君約阿施在位時期，大約主前853年。猶大正遭遇過蝗災和旱災。因此，約珥只向百姓和祭司們呼籲，而未及提及王室。<sup>4</sup>

8) 約珥大約與阿摩司同時為先知，都說到蝗虫、旱災、兵災等。一般認為阿摩司引用了本書多次，如摩1.2比較珥3.16，故約珥書有可能是寫在阿摩司之前的。

<sup>1</sup> 唐佑之，《十二小先知書註釋（三）西番雅書、那鴻書、哈巴谷書、俄巴底亞書、約拿書、約珥書》，香港：天道書樓，2001，頁 298。

<sup>2</sup> 同上，頁 298。

<sup>3</sup> 傅理曼，梁潔瓊譯，《舊約先知書導論》，台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，2002，頁 149。

<sup>4</sup> 同上，頁 150。

9) 約珥並不是要責備猶大國在倫理道德和社會方面的罪行。<sup>5</sup>

認同本書是在約阿施的年幼時期的著作，學者的看法。

史諾·巴斯德：本書成書日期可能是小先知書中最早的一本。本書只提及猶大最早期的外敵，如腓尼基人，非利士人，以東人，和埃及人。後期興起的亞述和巴比倫，使到巴勒斯坦地的列國逐一敗亡，連猶大和以色列都給擄去了；若說約珥書是在這些列強興起後才寫的，作者又怎能隻字不提他們；若約珥是在猶大國亡給巴比倫之後才寫此書，而他又不提及如此重大的一件事，簡直不可能。<sup>6</sup>（珥 3.4）這節的敵人是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。以色列是被他們搶掠，擄掠為奴，驅散至異地（珥 3.5-7）——這些都是遠在巴比倫大軍來侵之前的！

斐利文（Hobart Freeman）：約珥書特別提到推羅、西頓、非利士、埃及、和以東這些敵國。正是這卷書在被擄前寫成的有力證據，因為這些國家，都是猶大被擄前的早期仇敵，而不是後期的亞述、巴比倫，和波斯」。<sup>7</sup>

二) 主張成書日期（約主前630~500年，正要被擄前至剛被擄後）。

1) 約珥書的寫作若定於這時期，更能吻合約珥與西番雅、耶利米、以西結、俄巴底亞的類似經文。約珥注重敬拜禮儀，也提及禮儀的角色與功用，與耶利米書和以西結書的聖殿崇拜相似。

2) 若以這預言是在主前597-587年間發出的話，則珥3.2下（論到神的百姓被分散各地的事），便是指主前597年，巴比倫軍隊的入侵，那時有一萬名猶大精英被擄（王下 24.10-16）。這也解釋了約珥書曾提及聖殿的原因（珥1.9、13，2.17），因為聖殿是在主前586年才被毀的（王下25.9）。同時，也意味珥1.15 和 2.1-11是預言耶路撒冷最後被毀的（這事確然於主前586實現；參王下25.1-21）。<sup>8</sup>

3) 約珥的預言和其他論及「耶和華的日子」或相關的經文（即「耶和華在祂發烈怒的日子」或「耶和華發怒的日子」；參哀 1.12，2.1、21-22；結 7.19，13.5；番 2.2-3）；約珥的描述（珥 2.1-11）也與耶利米對巴比倫軍隊的描述（耶 5.17）相輔相成。

4) 若把成書日期範圍的縮小，注重在列國攻擊猶大的那段描述（珥 3.1-8）：瓜分土地，為人拮据，賣子女買酒喝，奪取金銀，把猶大國的人賣給雅完人作奴隸，使他們分散於地中海各區。約珥所描述的遭遇、慘狀，能夠同時發生的，在猶大國的歷史中，就是被擄時期。舊約記述以東在耶路撒冷傾覆之際（主前 568 年）趁火打劫（珥 3.19）；埃及背言無信，猶大還指望埃及去攻打巴比倫（王下 24.17；耶 46.1-26）。推羅、西頓、非利士助紂為孽，在猶大遭難上有份（結 25.15-26.7）。

5) 因猶大已經被擄，所以約珥書沒有提到王族，但提到百姓、祭司、長老（珥1.2、13-14，2.15-17）。聖殿、敬拜禮儀變的十分重要。

<sup>5</sup> 傅理曼，頁 149。

<sup>6</sup> 史諾·巴斯德，楊牧谷譯，《聖經研究（卷四）》，香港：種籽出版社，1980，頁 160。

<sup>7</sup> Freeman, Hobart. *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s*. Chicago: Moody Press, 1968, p. 148.

<sup>8</sup> 編輯：華活特·蘇克，《信徒聖經註釋（卷二）》，香港：角聲出版社，1995，頁 1358。

6) 綜合以上資料，約珥可能是與哈該、撒迦利亞同時代的人，重建第二聖殿之後，約在主前515年。瑪拉基（約主前450年）描述聖殿敬拜被人濫用，以及瑪拉基迥異的文學風格與內容，可見約珥書是早幾十年的著作。約珥書3.19所見的以東慘局是在未來，而瑪拉基書1.2-5卻當作曷過去的事來提及。因此把約珥書的成書日期定在大約主前500年，應該不會相差太遠。<sup>9</sup>

**學者的看法：**柯培儒（Kapelrud 的結論是西底家時代，即主前598~587年；191頁）。魯道夫（Rudolph，認為是主前597~587年）。凱勒（Keller 估計是主前630~600年；103頁）（亦參 Koch，pp. 158~159）。<sup>10</sup>

### （三）被擄歸回後的日期，支持論證：

1) 從珥 3.1-3 節的宣告，約珥似乎已知被擄的事是神的作為。這樣的分析必是在被擄之後許久才可能有的。聖殿似乎已經重建（珥 1.9、14、16，2.17，3. 18）。在哈該與撒迦利亞的時代，主前 515 年完成聖殿重建的事。<sup>11</sup>

2) 長老與祭司是當時社會的首領（珥 1. 2、13、14，2.16-17）他們在政治上不能自主，但被允許維持古時的神權政治。這和被擄歸回後的情況（拉 10.14）較為一致。

3) 社會是以敬拜、以祭司為主，也以律法為指引一切敬拜禮儀的準則。

4) 珥 3.2 提及被擄到巴比倫是過去的事。

5) 本書似引述不少早期的先知書。但是後期的先知書與約珥書也有雷同之處，如俄巴底亞書 17 節上，出現在珥 3.5 節。瑪拉基書 4.5 上「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」，也可在珥 2.11、31 發現。到底是誰在引用誰的著作作用詞呢？若約珥書真的引用瑪拉基書的用語，就是在尼希米的時代。

6) 根據三個理由而推斷約珥工作的時期大致在主前 500 年致 450 年。

a) 珥 3.1-3 節似乎是指以色列民被擄至巴比倫時期。

b) 約珥提及祭司和長老，但沒有提及君王。這可能暗示猶大當時沒有君王。

c) 約珥沒有提及來自異族宗教的反對，這似乎是被擄之後的情況。<sup>12</sup>

### 學者的看法：

史密夫爵士（Sir George Adam Smith）所著《小先知書註釋》，他認為約珥書是被擄後期的作品，珥 3.2 證明此書不會是被擄前期的，這節經文說到猶大已版列強瓜分，選

<sup>9</sup> 赫伯特，頁 26。近年的註釋家大多數都主張第六世紀晚期至第五世紀中葉的日期：Ahlstrom (p. 129)，

主前 515-500 年；Watts (p. 13)，「哈該與撒迦利亞的復興與以斯拉改革之間的第二聖殿時期」；Myers, 約主前 520 年；L. C. Allen (p. 24) 同意 Ahlstrom 與 Myers 的看法；Williamson 將約珥書置於主前 515 至 345 年間；W. S. Prinsloo (pp. 5-9) 綜覽了不同說法，並沒有提出新論，只在最後一章（127 頁）以「被擄後」一筆帶過。H. W. Wolff (p. 5) 則定在「第四世紀初期」，因此與此處的共識相去甚遠。參 Hanson, pp. 313-314.

<sup>10</sup> 赫伯特，《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：約珥書／阿摩司書》，台北：校園書房，2001，頁 25。

<sup>11</sup> 唐佑之，頁 299。

<sup>12</sup> 比爾·阿諾德、布賴恩·拜爾，《舊約透析》，香港：國際聖經公會，2001，頁 444。

民流散異邦，因此耶和華才說要「聚集萬民」到審判谷。<sup>13</sup>

#### （四）贊成晚期被擄後（約主前 400~180 年）的證據：

1) 本書完全沒有提到先知工作的歷史時代。長老和祭司在猶大的社群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（珥 1. 2、13，2. 16 - 17）。在珥 3. 1 -2，猶大被稱為以色列（珥 2. 27，3.16），意味著北國以色列早已滅亡（主前 721 年）。猶大的勁敵巴比倫（主前 539 年），在先知的宣告中沒有提到。似乎也暗示，猶大已經滅國（主前 587 年）。猶太人對祭禮的重視，顯然是屬於被放逐後回國的宗教背景。書中提到的獻祭（珥 1.9、13，2.14），無疑是屬於放逐之後，在聖殿中的每日獻祭禮儀。猶太群體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聖殿（珥 1.14，2.15），也反映出這是屬於放逐回國後，猶太社群人數稀少的社會狀況。<sup>14</sup>

2) 珥 2.9 論到耶路撒冷的城牆，可能是屬於尼希米時代於主前 445 年重建的城牆（參尼 6.15）。提到希臘人（珥 3.6），顯然當時仍然是屬於波斯時代。<sup>15</sup>

3) 如果天上的徵兆是指日蝕與月蝕（珥 2.30-31），根據天文數據的日期，可定於主前 357 年或 336 年之後。<sup>16</sup>

#### （五）約珥書的內證：

在這許多的探討之對，在還不能有一個定論時，就只能考查本書的內證，來判斷他所處時代的社會、宗教、政治、文化狀況，希望能由此得知本書寫作日期。

1) 多數人認同，約珥書是在某次蝗災之後寫的（一章）。問題是這類災害或許相當普遍；就算在歷史上有類似的記錄，也無法確定約珥書的蝗災是哪一次的。

2) 從書中字裡行間可見，聖殿已經存在，（1.9、13-16，2.15-17），因此，寫作日期不可能在主前 586 與 516 年間。

3) 書中提到幾個國家，主要是神將報復的一些敵國（推羅、西頓、非利士、埃及、以東、希臘和示巴（珥 3 章）。然而，這幾國歷代以來多半都是以色列的仇敵；若將約珥書的日期定在這些仇敵強盛之時，說服力不強。希臘與地中海東部各國的貿易（珥 3.6），早在第八世紀就有記錄。示巴人第五世紀在東方的貿易路線上稱霸（珥 3.8），可是他們在所羅門的時代就已經積極從事貿易（王上 10；代下 9）。<sup>17</sup>

4) 約珥書沒有提到征服了以色列和猶大的亞述或巴比倫。為此，本書或寫在亞述勢力擴及地中海之前（主前八世紀），或是寫在巴比倫傾倒之後（主前六世紀末葉）。

5) 本書領導民眾的是長老和祭司（1.2、13，2.16），沒有提到君王，可能這個時期沒有王朝（被擄歸回後），或王很微弱（第九世紀幼年的約阿施——王下 11~12 章；代下 23~24 章）。

6) 書中沒有提到北國，而稱猶大為「以色列」（珥 2.27，3.2、16），假定北國已經被擄（主前 722）；在被擄歸回的著作中，也常稱呼猶大為「以色列」。

7) 約珥在用詞和觀念上和其他先知書，相同的地方很多。也許約珥大量採用其他

<sup>13</sup> 史諾·巴斯德，《聖經研究（卷四）》，頁 160。

<sup>14</sup> 陳周榮，《中文聖經註釋（第廿三卷）：何西阿書、約珥書、阿摩司書》，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1997，頁 175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，頁 176。

<sup>16</sup> 赫伯特，《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：約珥書／阿摩司書》，台北：校園書房，2001，頁 23。

<sup>17</sup> 狄拉德、朗文，《21 世紀舊約導論》，台北：校園書房，2002，頁 452。

先知的文字。每一處引用的話都必須個別衡量，是約珥借用他人，還是別人借用他。

8) 本書的神學概念可作為判斷寫作日期的參考。

9) 早期學者常認為，內文提到城牆（2.7、9），暗示本書的日期是在尼希米建完城牆之後。[這個論點現在已不被採納](#)。在尼希米時，重修的是城牆破裂之處（尼 2.13, 3.8, 4.1），顯示出主前 586 年城毀之時，城牆並沒有全毀；而如果城牆全毀了，尼希米和他的同工不可能僅用 52 天就完成工作（尼 6.15）。<sup>18</sup>

10) 從文體與用語的日期來立論，也泰半無功。約珥書有許多用語與聖經晚期的聖卷相似，可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可以判斷，這些特色是否為希伯來文晚期的發展，還是僅只巧合而已。<sup>19</sup>

11) 約珥書在希伯來正典中，是列在主前第八世紀的先知何西阿與阿摩司之間，許多人認為這可以作為日期的指標；但是在七十士譯本中，約珥書是放在彌加之後。它在何西阿與阿摩司中間的位置，可能是因阿摩司書 1.2, 9.13 與約珥書 3.16、18 類似，而且阿摩司和約珥都提到推羅、非利士和以東（Allen 1976, 21）。

12) 全書並沒有對混雜的崇拜或敬拜外邦神祇提出指責，而在被擄之前，先知卻常控訴這件事；這個理由，雖然又是出於書中沒有指到的事，不過仍值得注意。約阿施的時期，偶像崇拜稍受壓制，不過若約珥書寫於那個時代，至少應當會提到這方面。

**結論：**約珥書的日期十分難確定的，因為本書的開端沒有歷史的引言。蝗虫、旱災與外患的侵略，也無法臆測確實的日期。歷代學者作種種的猜測，似乎都合理，卻沒有結論。保守的學者大多認為約珥是被擄前的先知，甚至遠在主前九世紀。現代學者認為較遲的日期，在被擄時或被擄後，甚至在主前第四世紀後，在第二世紀前。<sup>20</sup>

綜覽為判斷約珥書日期所提出的各種主要證據，可以發現仍然無法下定論，不過，整個證據比較偏向被擄歸回之後的日期。

### 參考書目：

比爾·阿諾德、布賴恩·拜爾，《舊約透析》，香港：國際聖經公會，2001。

史諾·巴斯德，楊牧谷譯，《聖經研究（卷四）》，香港：種籽出版社，1980。

狄拉德、朗文，《21 世紀舊約導論》，台北：校園書房，2002。

唐佑之，《十二小先知書註釋（三）西番雅書、那鴻書、哈巴谷書、俄巴底亞書、約拿書、約珥書》，香港：天道書樓，2001。

陳周榮，《中文聖經註釋（第廿三卷）：何西阿書、約珥書、阿摩司書》，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1997。

傅理曼，梁潔瓊譯，《舊約先知書導論》，台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，2002。

赫伯特，《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：約珥書／阿摩司書》，台北：校園書房，2001。

編輯：華活特、蘇克，《信徒聖經註釋（卷二）》，香港：角聲出版社，1995。

Freeman, Hobart. *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s*. Chicago: Moody Press, 1968.

<sup>18</sup> 狄拉德、朗文，頁 453。

<sup>19</sup> 同上，頁 453。

<sup>20</sup> 唐佑之，《十二小先知書註釋（三）》，頁 297。